

Marie NDiaye

Trois Femmes Puissantes



# 三个折不断的女人

[法国] 玛丽·恩迪亚耶 著

袁筱一 译

Marie NDiaye

Trois Femmes Puissantes

# 三个折不断的女人

[法国] 玛丽·恩迪亚耶 著

袁筱一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个折不断的女人 / (法) 恩迪亚耶 (NDiaye, M.) 著;  
袁筱一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7-5447-1626-0

I. ①三… II. ①恩… ②袁…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7509 号

Trois Femmes Puissantes by Marie NDiaye  
Copyright © 2009 by Editions Gallimar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tions Gallimar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0-112号

书 名 三个折不断的女人  
作 者 [法国] 玛丽·恩迪亚耶  
译 者 袁筱一  
责任编辑 张媛媛  
原文出版 Gallimard, 2009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625  
插 页 4  
字 数 185 千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626-0  
定 价 2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译序

在答应翻译《三个折不断的女人》之前，经过了时间不算太短的犹豫。说不清楚原因。或许是里面充满了动辄十几行甚至二十几行的长句，又或许是那个里面的挣扎，虽然未必是自己的挣扎，却是经常看见的，周围的挣扎；再或是，毕竟，“种族”这样的问题离自己太远，同时也离中国的读者太远。

最终答应下来的决定是在突然之间做出的，编辑媛媛打电话来的前一刻，目光恰好落在书里的那一行字上：她已经三十八岁了。然后我就说，OK。三十八岁了，算一算，可能书译出来的时候，它也可以成为我在三十八岁时的——礼物？不，我可能不会喜欢这样的礼物。只是，这种相逢听上去有点宿命的味道。当生命中充满了烦琐的重复，年龄也到了不再热切盼望奇迹出现的时刻，就会选择小小的宿命，给自己制造一点不会太构成伤害的意外。

小说里有三个故事。彼此独立，只有一丝微弱的联系将女主人公——三个坚强的女人——串在一起。第三个故事中的嘉蒂曾在第一个故事中的诺拉父亲家做过女仆，而第二个故事中的芳达又是嘉蒂的远房表亲。仅此而已，可以忽略不计。三个故事中的女人除了有相同的族裔之外，身份和命运不尽相同，只是都是悲剧。

悲剧。诺拉的故事是父亲和女儿之间的悲剧；芳达的故事是妻子和丈夫之间的悲剧；嘉蒂的故事是寡妇和另一个在偷渡途中碰到的，与她毫无关系的男人之间的悲剧。而从身份上来说，诺拉是混血儿，黑人父亲将母女三个人“遗弃”在了法国，偷偷带着儿子回到塞内加尔并且发迹；芳达则是嫁给了一个白人，得到了那个男人几乎纠缠、却始终无法释怀的爱；嘉蒂的所有故事则都是在塞内加尔发生，她被婆家打发去寻找据说在法国“过得不错”的表姐芳达，却在还没有抵达法国时就已经受尽污辱、命丧黄泉。

小说——就像多半不会喜欢它的男人喜欢总结的那样——围绕种族和女性的问题展开。的确，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战争，在黑人与白人的冲突背景下。诺拉、芳达和嘉蒂这三个女人为我们大致勾勒了非洲女性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境况。世界在表面上的进步也许并没有改变在男女与种族之间等级差异的实质：不管她们是否受到过教育，不管她们是否已经离开自己贫穷的出生地，是否已经从表面上融入白人的生活，她们一样深陷悲剧，无法改变。

我挺喜欢小说一开始，那个带有一点隐喻和象征意味的场面：诺拉听从父亲——而且是一向无视她存在的父亲——的要求，凭借模糊的记忆找到父亲的家门，那个男人似乎在等她：

那个迎接她的人，那个仿佛是突然出现在水泥大房子门口的人，他浸润在突然间变得如此强烈的光线中，仿佛是浸润在明

亮光线中的身体本身产生、散发出的光晕，这个站在那里的男人，矮小、滞重，仿佛一只霓虹灯泡般散发出白色的耀眼光芒的男人，这个站在大得过分的屋子门口的男人，诺拉很快就感觉到，在这个男人的身上，昔日的傲慢，高大，似乎根本不可能消失的、永恒到神秘的青春已经荡然无存。

我相信这个开头，作者写得很“用力”，以至于我译得也相当“吃力”。仅仅一句话，已经穿越了从法国到塞内加尔的距离，从突然出现的“那个男人”到记忆里满怀怨恨的“这个男人”，我们也和诺拉一样，“感觉”到了这个已经衰老，充满不再能够控制世界的无力和无奈的父权社会和殖民社会。但是这个父权和殖民社会仍然“散发出白色的耀眼光芒”，仍然“傲慢、高大”，仍然在对弱势性别和弱势民族施加压力。事实上，第一个故事里的战争并不必然发生在父亲和女儿之间。无论在什么性质的经验里，或许作为一个女性，都能够了解到诺拉对男性的这种质疑、不甘和疼痛。这不是作为个体的经验，而是作为有时已经隐藏得很好的社会在潜意识里的质疑、不甘和疼痛。逢到一个事件的时候，它就会跳出来折磨你。

然而坚强是一种态度，而不是行为。它是在清醒地意识到一切之后，即使能力有限，仍然能够直面的勇气。最洪亮的声音，恰恰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嘉蒂发出的。早在第一个故事里，诺拉问起女仆的名字时，嘉蒂就“沉默了一会儿[就好像是(……)想要赋予自己的回答某种重要性一般]，宣布道：嘉蒂·丹巴，她坚定的语气和直视诺拉的眼神中自有一种平静的骄傲”。在第三个故事里，嘉蒂对这个充满邪恶与不公正的社会唯一的回答就是：我是嘉蒂·丹巴，语气中的骄傲从来没有消失过。

让人略感惊讶的是，三个故事中都没有爱情——显然，玛丽·恩迪亚耶不像大多数女性作家，相信爱情可以是一种救赎，并且在类似的从希望

到失望中纠结。而让人更为惊讶的是,尽管不是用控诉的方式,三个故事中的男性在玛丽·恩迪亚耶的笔下却充满了自私、懦弱与无力,会让人觉得,即便是这样的个体所构筑的父权社会竟然还会继续对女性的生存施加压力。诺拉的父亲老了,芳达的丈夫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那个开始在偷渡途中试图保护嘉蒂,到头来却偷了她的卖身钱成功偷渡的小伙子根本承担不起任何责任。

在这一点上,玛丽·恩迪亚耶要高于西蒙娜·波伏瓦,因为她可以让这样沉重的主题和不乏动荡的情节蛰伏在行云流水的文字里。即便抛开女性与种族的主题,从情节上来说,三个故事所涉及的问题如果转化为社会新闻,能够让人喘不上气来:谋杀、顶罪、探监、守寡、偷渡、卖身。但是玛丽·恩迪亚耶描述的态度亦如她笔下的嘉蒂,即便在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也可以带着一种平静的骄傲说:“我是嘉蒂·丹巴”。

玛丽·恩迪亚耶早就不再是文坛新手。据说在她还是高中生的时候,子夜出版社的热罗姆·兰东就手执出版合同,在她就读的中学门口等她下课,唯恐她的处女作《至于远大前程》给别家抢了去。2009年的龚古尔奖更是让她打破了费米娜奖作者无法拿到龚古尔奖的魔咒。所以,主题和情节在某种程度上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她同时驾驭两个如此沉重的主题的能力,作为小说家在结构和语言上的能力。

抛开对小小的宿命的喜好,或许这才是《三个折不断的女人》对作为译者的我的召唤。法国的文学评论界非常抽象地评价玛丽·恩迪亚耶“完美地实现了普鲁斯特和福克纳的结合”。绵长、从句套从句的笔法是一方面,情节的设计是另一方面;三个故事是真正意义上的“变奏”,而且在叙事节奏和叙事角度上有很漂亮的变化。从叙事角度上说,第一个故事是女主人公诺拉受限的视角:她所看到的父亲,她所看到的弟弟,她对自己的疑问;第二个故事中的女主人公芳达却始终没有出场,她是在丈夫鲁迪的视角和描述中,让我们感受到属于她的一种“特别的能力”,可以

“抵抗对这个世界的理解”；第三个故事却是用第三人称进行了，叙事者成了无所不在的“上帝之眼”，看得清楚一切，但无法挽回嘉蒂的命运。从叙事节奏上说，对叙事篇幅和叙事跨度进行比较，套用昆德拉从音乐中借来的定义，第一个故事是“快板、中速”，第二个故事是“柔板、慢速”，第三个故事则是“急板、快速”。

然而翻译从来都是一件“痛并快乐着”的事情。对于翻译来说，作品中最吸引人的，并因此发出对译者的“召唤”的东西却可能是它所包含的，最有力的，对翻译的抵抗。《三个折不断的女人》是我较为痛苦的翻译经验之一，曾经一度搁置许久，不愿进行。因为选择直译的立场和选择直面现实一样需要勇气。玛丽·恩迪亚耶的笔触远非我的行文习惯，然而，这个“普鲁斯特”的女性版，我相信，在中文里，应该是有探索它的价值的。

就在翻译结束不久前，我一位并不算太熟识的女性朋友从十几层楼上跳了下去，惨烈的程度令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些茫然。事实上，做一个“坚强的女人”远比做一个“女强人”要承受更多的痛苦。我们可以在斗争的同时做不到直面。我想把这部小说送给另一个世界的她以及更多选择用直面的态度完成自己存在的女性朋友。

译者

2010年年末于南京

# 1

那个迎接她的人,那个仿佛是突然出现在水泥大房子门口的人,他浸润在突然间变得如此强烈的光线中,仿佛是浸润在明亮光线中的身体本身产生、散发出的光晕,这个站在那里的男人,矮小、滞重,仿佛一只霓虹灯泡般散发出白色的耀眼光芒的男人,这个站在大得过分的屋子门口的男人,诺拉很快就感觉到,在这个男人的身上,昔日的傲慢,高大,似乎根本不可能消失的、永恒到神秘的青春已经荡然无存。

他一直双手交错放在肚子上,脑袋歪向一边,灰色的脑袋,包裹在白色衬衫下凸出的、软塌塌的肚子,而衬衫则用腰带系在本白色的裤子里。

他就站在那里,勾勒出冷冷的白色光晕,他也许在门口摔倒了,诺拉在想,就在院子里那株金盏花伸展出枝杈,拦住了那座不可一世的房子的地方,因为在走近房子的途中,她的目光一直越过栅栏盯着大门,她没有看见栅栏打开过,看见她的父亲从栅栏那里出来——然而,他却在这日暮时分出现在她的面前,这个散发着光芒的男人,他已经变形了,仿佛脑袋挨了重重的一下,诺拉记忆中的和谐比例不复存在,如今呈现在她面前

的,是一个没有脖子,双腿滞重、粗短的男人。

他一动不动看着她往自己的方向走过来,在他似乎有些犹豫和茫然的目光中,似乎一丁点儿也看不出在等她的意思,仿佛他没有求过她,坚持要求(她想,这个男人竟然也会向别人求援)她来看他。

他只是站在那里,也许是不停地拨开在房前投下一片黄色阴影的粗大的枝杈之后才费力地到达已经开裂的房子门口,这样一来,诺拉在这个时刻迈步走向栅栏就仿佛只是一个纯粹的偶然。

而这个男人擅长把所有的请求变成怂恿,他看着她推开栅栏门,走进花园,带着主人的神气,他知道自己有些微的突兀,于是在竭力隐藏这一点,他手搭凉棚,置于眼睛上,虽然夜晚已经来临,门口被笼罩在阴影之中,但是他这样一个奇怪的,仿佛通了电般的人仍然照亮了那块地方。

“瞧,是你。”他的声音喑哑,虚弱,一点也不自信,仿佛尽管已经完美地掌握了法语,但是由于过分骄傲,总是担心不能避免错误而产生的忧惧使得他的声音情不自禁地要颤抖。

诺拉没有回答。

她拥抱了他一下,并没有贴紧他,因为她记得他讨厌身体的接触,虽然是以某种不易察觉的方式,父亲软绵绵的双臂在她的手指间很快收了回去。

她似乎闻到了一股霉味。

味道来自那株繁花盛开的金盏花,金盏花的枝叶遮住了屋顶,而这个神秘、自大的男人也许就躲在树叶间,窥伺着,诺拉不无尴尬地想,窥伺着每一点接近栅栏门的轻微的脚步声,好一下子跳过来,笨拙地守在水泥墙大屋子的门口;又或许这味道来自父亲的身体和衣服,来自他衰老的,满是皱纹的,灰色的皮肤,她不知道,她也不清楚。

她所能确定的,也就是今天他穿着——她在想,或许现在他一直都穿着——这样一件皱巴巴的,满是汗渍的衬衫,裤子在膝盖的地方也磨得发

绿发亮,而且鼓着,或许是步履过于沉重,每次跨越的时候都会摔倒,碰到地面,或许是,诺拉禁不住带一点同情地想,不管怎么说,他也和那些穿着随便的老人没什么差别了,对衣服上的斑斑点点视而不见,尽管他仍然保留着过去的习惯,穿着优雅,衣服几乎都是纯白或奶白色的,即便是出现在自家那幢没有完工的屋子或是布满灰尘的客厅门口,也要打好领带,哪怕是从被花朵压弯了的金盏花枝杈间冒出来,也要做到穿戴整齐。

诺拉到达机场后,先乘了一段出租车,然后她在热浪中走了很长时间,因为她忘记了父亲家的确切地址,直到看见这幢房子,她才认出这地方来,此时,她觉得自己浑身上下黏糊糊,脏兮兮,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她穿着一件嫩绿色无袖连衣裙,上面缀满一朵朵黄色的小花,和落在门口的金盏花很像,脚上是一双同色的平底凉鞋。

她不无惊讶地看见父亲脚上竟然穿着一双塑料夹趾拖鞋,他这么一个爱面子的人,以前从来只穿打蜡皮鞋,米色或是象牙色的。

难道是因为这个衣衫不整的男人已经完全失去了评判她的权力,用那种失望或是严厉的目光望着她?或者是,她已经三十八岁了,她不再忧虑自己的外表有可能招致的评判?无论如何,如果放在十五年前,她想,她应该会为自己就这么汗津津的,一副倦怠地站在父亲面前感到尴尬和羞愧,任何一点点虚弱或中暑的表现实际上都不会触动父亲,无论是在外表或气势上都不会令他有什么反应,更何况他现在根本不在乎这些,而且即使她毫不掩饰地将自己的这副状态呈现在父亲眼皮底下,炫耀她毫不费力地扑上了一辆出租车,他还是不会有任何反应,她不无惊讶地问自己:我以前怎么就这么在乎这一切呢?她还带一点酸楚和怨恨地想道:他愿意怎么想我就怎么想吧,因为她回忆起小的时候,和姐姐一起来看他时所得到的那些残酷的,攻击性的评价,这个高高在上的男人说的时候总是漫不经心的,总是在说她们不够优雅,或是口红没有涂好之类的。

她很希望现在可以对他说:你有没有想过,那时你说话的口吻,好像

我们已经是成年女性，好像我们有诱惑男人的责任似的，然而那时我们只不过是那个调皮的小姑娘，而且是你的女儿。

她希望自己说的时候语气是轻松的，带一点责备的意思，仿佛父亲那种微显粗鲁的幽默口吻，然后他们会一起微笑，他则有一丝悔意。

但是，看见他穿着夹趾凉鞋站在落满残花——也许就是他自己不耐烦地、步履沉重地跳出来时摇落的一地残花——的水泥门槛上，她明白过来，他的心思并不在审视她，对于她的外表做出相应评价上，就像他没有心思去理解，去回忆他所抛出的那些恶毒的评价一样。

他眼神空洞，呆滞，望着不知道什么地方。

她在想，他是不是记得自己曾经写过信，请求她来。

“我们进去吧？”她把包换到另一边肩上。

“玛塞克！”

他拍了拍手。

他那变形的身体所散发出的那种冷光——简直带一点蓝色——似乎骤然间更亮了。

一个身着百慕大短裤和破旧的网球衫的光脚老人步履轻盈地从房子里走了出来。

“接着包。”诺拉的父亲命令道。

接着他对诺拉说：

“这是玛塞克，你认识吗？”

“我的包可以自己拿。”她说，但很快就后悔是不是会冒犯到已经习惯了这一切的侍者，尽管玛塞克年事已高，可他应该习惯了举起或是运送最为令人厌烦的物件，于是诺拉猛地递了过去，玛塞克大概没有料到，以至于踉跄了一下才将行李在背上安放好，弓着腰回到了房子里。“上一次我回来还是芒苏尔，”诺拉说，“我不认识玛塞克。”

“哪个芒苏尔？”父亲的脸上突然现出茫然的表情，几乎可以说得上

是懊丧，是诺拉从未见过的。

“我不知道他姓什么，但是那个芒苏尔在这里待过好多年了。”诺拉说，她觉得自己渐渐地为一种粘滞的，令人窒息的尴尬所占据。

“那也许是玛塞克的爸爸吧。”

“哦，不，”诺拉咕哝道，“玛塞克年龄这么大，根本不可能是芒苏尔的儿子。”

由于父亲脸上的神情愈发得迷离了，简直怀疑她是不是在耍他，诺拉赶紧补充说：

“不过这根本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

“我从来没有用过一个叫芒苏尔的用人，你一定是搞错了。”他的嘴角露出一丝傲慢的，恩赐般的笑容——这是他今天第一次显露出过去的人格特征来，可正是他令人憎恶的微笑中所包含的这丝刺激今天却温暖了诺拉的心，仿佛这个自负的男人能够继续顽固地拥有总结的权力对她而言很重要，比他所说的正确与否还要重要。

因为她能够确定芒苏尔的存在，勤快，耐心，高效，在父亲身边待了好多年，如果说童年之后，她和姐姐到这里来的次数总共也不过三四次，每一次来，看到的应该都是这个芒苏尔，而不是对她而言完全是陌生人的玛塞克。

一跨进屋子，诺拉就已经感觉到屋子里真的是空荡荡的。

现在天已经黑了。

偌大的客厅漆黑，静穆。

父亲打开了一盏落地台灯，灯光微弱，是那种四十瓦的灯泡发出的光，不过也照亮了放着张玻璃台面长桌子的房间。

在粗糙不平的水泥墙面上挂着几张镶好镜框的照片，诺拉认出来，那是父亲以前买下和经营过的度假村，他就是从这个度假村开始发迹的。

这个男人一向为自己的成功感到骄傲，所以家里总是住着一大群人，

诺拉以前就认为,倒不是父亲有多么慷慨,而是对于能够荫庇自己的兄弟姐妹、侄子侄女或者各种各样的亲戚,他感到很有面子,但是如今住着一大群人的家竟然这么空荡荡的,这是过去无论诺拉哪次来都未曾见过的场面。

以前,屋子里总是有孩子们窝在沙发里,就像是吃饱了的小猫,男人则一边看电视一边喝茶,女人在厨房和卧室之间穿梭来去。

今天晚上却是空荡荡的,屋子里那些冷冰冰的材料生硬地暴露出来,闪闪发光的地砖,水泥墙,窄窄的窗框。

“你老婆不在?”诺拉问道。

他将大桌子边的两把椅子拖出来,靠拢,接着,他又改变了主意,将椅子归回原位。

他打开电视机,却没等图像出来就又关上了。

他拖着那双夹趾凉拖走来走去,凉鞋摩擦着地面上的方砖,发出刺耳的声音。

他的嘴唇在轻轻颤抖。

“她出去旅游了。”他最后说。

“哦。”诺拉心里在想,也许他不敢承认她已经离开他了。

“那索尼呢?索尼在哪里?”

“一样。”他迅速说。

“也去旅游了?”

这个男人有过那么多的女人,虽然他并不特别俊朗,但是他耀眼、精明,他没有什么同情心,反应迅捷,摆脱贫困之后,他就一直被身边的人捧着,他们都对他怀有感激之心,很听他的话,自从发迹以来,这个被宠坏的男人真的没有像今天这般孤独过,如此想来,一直未曾放松警惕的诺拉心头又泛过一阵模糊的,隐隐的怨恨。

似乎父亲终于得到了生活给他的教训,这教训本该来得更早。

但是这教训是什么性质的呢？

她觉得自己这么想真的有些狭隘和无耻。

因为，如果说父亲为那些心里打着各自的小九九的人提供过荫庇，如果说父亲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朋友和真心待他的女人（除了自己的母亲，诺拉想），甚至从来没有过真正爱他的孩子，如果说父亲如今已经上了年纪，没有过去高大了，也许也不如过去健康，一个人孤独地在阴暗的房子里游荡，也许，再这么想无论如何都是不够道德的吧？凭什么诺拉可以感到暗自高兴呢？说来说去她不还是一个嫉妒自己从来没有属于过父亲亲人圈子的小女孩吗？说来说去不都是因为一种报复的快感？

正因为感到了自己的狭隘和无耻，现在她也为自己散发着汗味、湿漉漉的皮肤和皱巴巴的裙子感到羞愧。

仿佛是为了弥补刚才那些恶毒的念头，也仿佛是为了确认他不会一个人孤独得太久，她问道：

“索尼很快就回来吗？”

“他会告诉你的。”父亲咕哝道。

“那怎么可能，他现在又不在？”

“玛塞克！”父亲拍拍手，叫道。

小小的，黄色的金盏花纷纷从他的肩头和后背上落下，散落在地砖上，他用穿着夹趾凉拖的脚踢了一下，动作灵活，花儿一下子便被他扫开了。

玛塞克推着餐车过来，餐车上放满了菜肴、碟子和餐具，他开始将这些一一摆放在玻璃餐桌上。

“坐下来，”父亲说，“我们就要开饭了。”

“我先去洗洗手。”

她又重新找回了只有和父亲在一起时才会使用的干脆、流畅的语气，是为了阻止父亲把餐桌上的事情交给玛塞克——以前是芒苏尔——做，

她要告诉他,她已经准备好了,她知道他讨厌客人在家里做一点点的事情,仿佛是怀疑自己家用人的能力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搁在以前,父亲甚至能够对她说:玛塞克已经替你洗好了手,他根本不会去想她有可能不听他的,因为周围的人不管年龄大小,都只听他的。

但是父亲几乎没有听见。

他坐着,眼神茫然地跟随着玛塞克的一举一动。

他发现他的皮肤变得有些灰蒙蒙的,不像以前颜色那么深,也不像以前那么亮。

他打了个哈欠,如同一只狗,静静的,嘴巴张得很大。

她能够肯定,在门口闻到的那股淡淡的霉味一方面是金盏花的气味,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于父亲的身体,因为这个男人基本上完全浸润在这种橘黄色的花朵慢慢枯朽的过程中——而这个男人以前,她在想,总是非常在乎自己外表的整洁,只用最时髦的精油,因为这个傲慢而性急的男人从来不愿意别人闻到他自己的体味!

这么一个可怜人,以前谁又能想到他日后会变成一个粗壮的老东西,步履蹒跚,散发出强烈的气味呢?

她沿着长长的水泥走廊向厨房的方向走去,一只满是蝇粪的黑乎乎的灯泡勉强照亮了走廊。

厨房是这座不成比例的风子里最小的、最不像样子的一间,诺拉想起了这件事情,这也是她对父亲一连串无穷无尽的抱怨中的一点,她很清楚,自己对于父亲,她的怨恨既不会再加深,却也不会就此消散,她很清楚,和这个深不可测的男人面对面地坐下来,也不能够令她找到勇气,只有在远离他的时候,她才敢用一堆的指责将他击倒,这样想着,她更加生气,对自己感到非常失望,而自己在他面前越是迁就,越是什么都不敢说,她也就越是恨他。

她父亲才不在乎仆人在那样一种不尽如人意、令人疲惫不堪的地方

工作呢，反正他自己和客人都不会到厨房里去的。

出于这样的思考，他根本不可能理解她，她尤其怨恨地想，他会把她想成是那类多愁善感的人，因为她的性别，因为她生活的圈子与他的根本不是同一种文化。

我们是在不同的国家，接触的社会圈子不同，他几乎要说，一副卖弄的，高高在上的口吻，也许会把玛塞克叫来，当着她的面问他，厨房是不是合适，玛塞克当然会给出肯定的回答，甚至都不会用那种胜利的眼神看上诺拉一眼，因为这样一来，就好像这件事情有多么重要似的，而这件事情根本没有什么要紧，他只是简单地结束一个话题而已。

有这么一个完全无法相处的父亲，而且任何一点感情的流露都似乎是不合适的，这样的父亲要了又有什么意思呢，她再一次想道，不过这下倒是安静了下来，不再感到无奈、愤怒和泄气，以往，每当不得不承认自己和父亲之间的差距时，她总是禁不住沉浸到这样的情绪中去，无法挽回的差距，教育不同，观点不同，世界观不同，这个情感冷漠的男人只在法国生活过几年，而她却差不多一直生活在那里，有一颗炽热、脆弱的心。

然而她此时还是在这里，在父亲的房子里，他喊她，她还是来了。

就是这份感性，父亲毫不保留蔑视的这份感性，蔑视他自己的女儿，蔑视整个脆弱的、女性化的西方世界所有的这份感性，如果她能够稍微少一点点儿，她就可以随便找到一个什么借口不来这里——“如果你能够离开家庭一段时间来我这里，来你父亲这里，我将会感到非常荣幸，同时也会令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有非常重要、非常要紧的事情要告诉你……”

哦，她现在多么后悔自己当时竟然屈服了，她多想回到自己家里，只管她自己的生活。

一个身材消瘦的年轻姑娘正在厨房的小水槽里洗锅，她身穿 V 字领背心，裹着破破烂烂的缠腰布。